

《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就明确提醒共产党人，注意民族投降的危险，并预言投降和劝降活动将在整个抗战中继续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针见血。

毋宁作战而死

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有：“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具体到上海，何止是八百壮士，无数像他们这样的人民英雄做出重大牺牲，但他们的命运却因所处时代而截然不同。

譬如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中国迅速沦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鱼肉”，而上海更因身处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地位，成为列强势力云集的地方。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严重冲击英法殖民权益，于是两国遂支持腐朽的清廷展开“会剿”。经过虚伪的“武装中立”与封锁围困后，1854年12月14日，法国海军军官辣厄尔向驻守上海县城的小刀会发起进攻，在发给起义军领袖刘丽川的“最后通牒”中傲慢地提到

“本水师提督立意一定，尔等宜逃走出门，远离上海县城，不然使城中玉石俱焚其无悔”，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法国兵准备何时进来？……与其对法军让步，毋宁作战而死！”一个月后，小刀会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但中国底层被压迫者的勇敢已为西方人熟知。1860-1861年，忠王李秀成指挥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再攻上海，英法美俄等国拼凑出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五花八门的武装围剿，太平军先后在青浦、七宝、泗泾、南桥等地予敌重创，击毙法国海军军官卜罗德、活捉美国雇佣兵首领法尔思德等等，令所谓“同仇敌忾”的中外反动势力“不敢与我见仗”。

清政府自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彻底屈服，以及历次镇压中国人反抗的“成功”，令列强更加相信对上海乃至中国的支配是“永恒”的，尤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

后，中国的国门被进一步打开，帝国主义更把上海当成“统治中国的基地”。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在其1922年所著《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是这样描绘这座大都市：

上海是个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多层旅馆富丽堂皇，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成千上万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驰。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利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的工人们拉着四轮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轮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清王朝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列强无数次从上海出发，敲诈欺压一个个软弱无能的中国当局，却忘记了自己却在惊醒几亿不可侮



上图：四行仓库内的名将谢晋元雕塑。